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第五百一十七

府縣官

擇民之長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丘濬按北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郡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思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善失賊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

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丘濬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民也謂之帥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禮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兼治教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略不計焉失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言未遠儒者論治猶有所本後世則視教化為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樂所行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更易則下不安民知所將久不可欺

因通服從其數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
屬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所表以次
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丘濬按史稱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此其厲精之實夫上有責實之政也則下有實用
之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又加
考察焉考察既得其實而后用之其用也又能久
於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其所教賢
者得以其成功不省者難以匿其罪及其治效既
或勉以重著書或增其爵秩選其所表者以次入
為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為守令者安敢不以實
應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
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別後其黜陟

之際惟拘虛名不責實往往賢否混轂真贗相半
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
循良之政而閭閻所以多愁歎之聲也歎

宣帝詔曰蓋間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
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古八
萬余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丘濬按
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
言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虛名由是
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則凡
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知其所以然者
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為治惟誠之為貴不察察以
求立名不訢訢以求快意則不為小人所窺伺而
墮其術中矣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
貞婦順孫曰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
瞻飭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
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
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廩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人
交來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
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丘濬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
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為守宰者
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為善恒
苦於上下之間絕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
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

淑人君子為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有余
榮死為本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於小人之
歸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奉善而教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捨遺後以病免
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郡雄競逐四海鼎沸彼
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
能旌循良之吏寘諸郡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
祚久長盖由知所先務而得本其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群臣曰
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 其業

丘濬按家國設守令將使之 宣德意以為民造福也雇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為哉明帝生深宮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為牧者孰敢殃之哉

雖然天下之所以為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民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章帝詔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曰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怛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声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述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重以重為威四

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欲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丘濬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而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推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常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

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要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丘濬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過以相乘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為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

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迄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況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里百而數縣並置或尹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坊得賢良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大雉十望十緊及上

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畿縣上縣中縣下縣
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
千戶以上為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
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下下為下

丘濬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定其
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
輕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蒞之繁
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
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
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
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

民無定數今則丞平日久板籍既定生齒日繁然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絕多寡絕倫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三二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及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析以為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任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主者有厚薄

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
徭役將見疆役整齊事力均一差賦公平太平之
基端在此矣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日
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
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
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彼之餘孰若置之於全
盛之日哉矧於遠方縣道有地方四百五里跨三
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徃徃負固

武斷雄埋遇有勾攝公行族拒官府恐致生變因
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
於屏風生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

以備黜陟縣令尤宜親民不可不擇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成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右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書親贈之

丘濬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為盛一代致治之盛首稱貞觀開元夷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番意守令親民之官故史謂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興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者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又詔三省

侍郎閣擇嘗任刺史者即君閣擇嘗任縣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宜遂科定其資凡有歲都督刺史雖不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竝瀆按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立已以為君莫

不以重民先為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尤重焉守令已古人有言輕郡守縣令民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自昔論治体者往往欲均内外之任使無偏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為在内之官蒞事者也在外之官蒞民者也蒞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孰若蒞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為切要哉君以民為天臣愚以為事輕於民蒞民者比之蒞事者尤為重也尤當優之以礼秩加之以恩典豈時均之云乎

宣帝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善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末若遠之可憂之源

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議之謗之
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
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
問則棄糧走京師綏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
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
民之冤 訴乱何從使耶遠方之民雖 盜跖為
之 守禱祝饗饗為為之縣令郡縣之民即嘲而
聚罵者雖百千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
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
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案
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
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且
百萬當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守故其民常

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丘濬按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之仁之中豈因其內外遠近而為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即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即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

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陞降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為必加寬卹其守宰有克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視諸內地之吏及加優焉失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買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

丘濬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為其子孫者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庸下之人矧我

祖宗之天下員得之百戰之餘烏可不擇其人而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惟聖明留神致意

留守

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大尉兼衛尉留守

隋大業九年代王侑留守西京十二年李淵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為副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親征遼東置京城留守以房元齡充蕭瑀為副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金吾大將為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京番守其西後車駕發京都則置番守以金吾大將軍為副番守太原府示置尹及少尹以尹為番守少尹為副番守謂之三都番守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番守之之任委寄非輕凡絳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番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宋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番守事建
隆元年親征澤路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番守
其西南北京番守各一人江南應天府尹各一人
番守尹闕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
判各二人一掌番司一掌府事以朝官充番守司
掌宮錦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
民之政事建炎初京城有副番守又有西京番守
並係執政從臣充兼節制軍馬
大元有兩都番守同知番守副番守

留守

要語

周禮山國用虎節

左傳秦使杞子戍鄭掌北門之管

蕭何謹守鎭管

類要房喬居守聖君無回顧之憂明皇東守命開府以居番

白集韓皋留守制方委番鎭

杜牧之集主鎭東門

陸集賈耽制命尔居守俾之保綏統禦都邑提持紀綱

歐公除劉沆制乃眷番都之重

文彥博制委以別京之重處居留之任守宮鎭之謹嚴

溫公賜韓琦詔眷是別都之重

荆公除李璋制近仲京都之鎭

留守

事實

別造王符

傳符之制京都番守曰麒麟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番守楊玄
慶作逆攻城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京何
寇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大重門之義無賴
不執者便誅誅之此可施行無勞追述今為公別一旗以代制獸突奧

乃賜鐵券

郭子儀為京城番守目更生舍卒賴子儀復安帝曰子儀固社稷臣因勞曰用
卿晚故至此一一圖形凌煙閣出唐職林

卧總留基正觀中太宗幸玉華宮房玄齡以疾一一

並加持節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陵番守京師一一

必賜旗甲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充東都番守舊制令番守一一與方鎮
畧同及元膺受任無所賜制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不當削其儀制以
阻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列賜戎械居守之重固
宜寵惜憲宗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付六府事

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一一殷一以相付朕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

治綠野堂

唐虞字中立文宗時番守東都時開堂植成權天子推座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東都一服蕭散為之祀而不問人間事帝知度神明不哀人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如何出職官分紀

國之元老

唐玄宗東遷宋璟為番守上臨殿謂景曰卿固之為朕股肱耳目今將遷洛邑為歷世所有加謀嘉猶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緡綬等物子誠終身其見重如此出世本觀者以

民號良吏顧少連字夷仲為東都番守表開田以利

任關中事

漢樊鄴侯幹手是蕭何以守一一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開計戶時漕給事軍王數失軍幾去何常興關中卒無便狀上以制屬一一出漢書何傳

無西顧憂

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東無援西顧之憂得專任山東終成大業

治尚寬簡

源乾曜番守京師一一一人安之

治以和簡

權德輿一一一人以寧便

或政惟服

劉政武德初番守太原調縣一一遠近一一

號令精明

王珣字宏廣東都番守既至開田二千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華練士卒
吳少成叛陽東幾為有備

罷守失望

裴度東都番守中人使出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志者懷
者畏今居東人

宗社獲安身領番守京師掩獲沙門法秀謀及太后曰一一實卿之切

倉卒復安

郭子儀射生將王德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御帝以子儀為京兆番守自
變生一一預子儀

賜書褒勞

杜暹帝東幸以暹為番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皆獲不少懈帝
數一一職官紀

賜詔寵異

間成中東都番守牛僧孺微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責告身宣賜蕭
番守入朝無中使一一之出唐會要

行留悉總

房元齡為相會代還番守京師詔曰公當苗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凡報執
行事一一實之

治行第一

或用舊德

唐故事居守之任一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厘之重長慶二年以凌知行事地通封所以前長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且非舊相李不改焉

可倚大事

太宗幸洛陽李太亮副房玄齡居守元令稱有王陵周勃節——

有紆即行

高宗幸洛陽令河間王孝恭次子晦居守顧曰閭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判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問奏晦果有異迹

父廢復行

在從室層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番守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番守吏誤說至是——出言行錄

圖結民兵

開朝業參將字少菴公晉字是原圖結沿江民兵數方至是許集公優江津以備其內機宜官候領數十人守馬家渡常求自衛致將鄉保以輕兵來犯竟有備而去

位置營壘

洪文安公遵知建康徇走郊野——民居及家墓先相陟諸持不能步上賜手札曰塞地異同脚投身任責非乃心王室明免尔

全活數千

王沂因公受正公番宇洛陽屬歲數里有困積者飢聚黨宵取隣郡以強盜論公
世重若西釋之連近聞之以為法

條具十事

公知建康府赴闕太事建康東南巨鎮南渡以來行宮在焉無宇番鎮選用无
重公對于內殿數陳時務當先定其規模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

之上紉

輦下清肅

李沆字太初諱文靖真宗朝或寇邊幸郭沆以宰臣為東都番守不戕入而
之稱

城上親督

則鋒領兵赴東京副番守任批明昌府得報虜已陷東京公曰其本赴番司
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當守同心力以死報國公稱於

嚴設戰具凡六日而賊至公連擊之虜殺虜眾既而元木視領兵擁至公登
城會諸將問策或謂宜其舟全師而戰公曰朝廷養兵正欲緩急之用況已

挫賊鋒軍士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公道數百人出西門虜衆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鬪虜大敗擄屍遍野賊拔塞而去出行劍

畫像以事

王沂公再誨大名治政益於俗民居軍伍咸一一之時虜使每往獲入境皆云此
府王公在焉必求洛梁服隸人

俸糶以賜

說二回作一素果上有石湖二大字拜賜進讀上為清引便袖掛書衣
行命持行等西小軒曰凡服清生衣也年生上曰新鄉一返上有以馬角公三

聘使書名

薛魏公鎮門為一道日與京尹皆押字不一反公書字則名于書其制使成而錦采
以喻朱介日以傳中在北故持名及公去後留字引前北欲得其名強之不可

社稷所重

景祐元年駕幸禮部真宗謂王旦京師一非公不可

特許行番

祐興六年中書門下省言秦彬直度並無行官番字詔一一益

長於碑壘

祐興八年己巳願沿河以建康願沿入命趙鼎曰願沿之政長一建康名郡願望其果上日繁劇因以碑壘為先若不勤多色使百姓受其賜小人却不知

都廂

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二年詔以京朝官增厯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

廂其先差使臣並置凡民有聞訟事輕者得以決
遣從知開封韓維之請詔番後許使臣兩員分左
右廂管勾十二月臣僚言逐廂一月內斷決事件
之不多欲止令京朝官兩員分領兩廂決斷所舊
來四廂吏仍舊存番以備諸船差使元祐元年知
開封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
廂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
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有於城內左
右廂添置官兩員分城在成詞訟其後臣寮言將
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兩員移往城南北廂紹
興二十六年侍御史周崇方言臨安府先依開封
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
右廂添置官兩員欲令裁兩廂逐廂公吏詞訟每

府每日詞訟十月七八並判送兩廂公吏徇情曲
法非理追人並不係公行遣送下詞訟既多有非
廂官所能行者一切不決州府既不與決而相又
不行遣人戶怨嗟緣臨安府與昔日間封繁簡不
同本府緣官置吏不少見令城南北廂官全闕歎
城南北廂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兩員却移往
城南北廂所有城內詞詞訴令本府依舊自行理
斷之

四廂

事實

除御史

蔡瑄字正幹推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序責瑄是蔡瑄請
潘鍾弼除瑄為乃有此今筆袋不几府事主難故事不可用序不能是神宗聞
而加之後曰瑄官有闕缺政奏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瑄見劉序者遂除
裴察御史之官出原本

太守

古州牧之任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郡其秩二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承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王莽改曰太尹焉後漢仍前漢舊制

三國因之

晉郡守加為將軍

後魏初郡治三太守太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

北齊制郡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中下有上上有中中下下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置通守

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年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大都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

五代刺史之號

宋置制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關則或遣文朝臣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

之闕只領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
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宣職事並稱刺
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

太元置上路遼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
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遼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
中州遼魯花赤中州知府正五品下州遼魯花赤
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遼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
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
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事實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符人示方進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

造玉麟符

樊子蓋字東都府有功時帝嬪曰今為公別以代銅獸

千丈長人

賜車馬

漢書宗伯改而太守

賜車劍

所居黃堂

漢書初興郡守為一竹使符國家常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所受之

為銅虎符

以代古之圭章從簡易也出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面轡又傳志二千

五馬之貴

石晉

賜履被

九天子六馬為左右三公九卿駟馬左轡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轡太守駟馬而

已其加秩中一千石乃右駟故以一一為太守美稱道臺閣皆字字林云漢時劉臣出

使為太守皆一馬出為一一一之官

史記為涿州刺史遣使詣朝大祖即以所服冠一一衣及牙箭甲預賜寧

謂其人曰為謝涼祇解衣以衣公公惟心以肉抵其善始今終無損功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州刺史朝見以其牧本州牧一路車馬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

重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勳報以一一增重賜金或爵至閭內侯公卿缺則選

手跡賜北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一一才目者皆一一行細書或文勒約之風

臨軒冊受

太宗長曰朕雖治人之本莫二里州史改錄姓名於屏風吳非對之得才否狀錄

過家上冢

後為南陽太守時於一一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一一車一一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田氏臣之子乃以三公使一一中注三公

衣錦還鄉

梁曰字子康遷并州刺史召其宗石地境咸安蓋貢遠關士咸類於世武帝嘉文
帝即位以君有德并十一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大夫補郡國守相副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志
出以以吏所請憂其志末其本也

令僕出守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入為三公出授漢書

入拜三公第五份植唐鮑昱美廷皆自郡守

入為馮翊朱博字子元為琅邪太守以高弟左

入為宰相古者郡守縣人之皆選賢得由二千石出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諡吏州縣李喬唐休璟曰今朝凡重內官輕外職望於其間幸
陳賢良典典大州自述臣始平章事章事立先行以示郡臣出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而字孟侯章帝時自虎賁中郎轉東都太守親事十五年百
姓安之出晏類要

八居九列劉寵自會稽太守四能郡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元寶所遺在石教不曉其新決怕州無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十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為東陽太守校翁婦三子皆為郡守皆官志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

號四龍

後漢李元李祖父修安帝時生于虎叔訓秀一一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季卿從西河上郡太守自行學馮野王相以民教之曰君一君兄弟經踰仍因循聰明智思愚民故如魯衛德化鈞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通陳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還鄉嘉原養之

孔轉湘東長文太守如故之身代之通為長文南郡太守制上還之不從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一一

治為第一

頤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一一天下一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冊陽太守三公一一為天下一一

典藩異政 素光達一名一有一一明皇以宰相曰光庭推逐惡如肩驅故

治有異績

尹漢累任大郡郡一一人眾之知如神九治奸惡既新其罪又以其所
罪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符之記惡研

請治一郡

耿純一一一尽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程顥裴字文林為荊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程頤字少英為河內太守一一一

清簡為最 宗室李岷為睢陽太守一一二千石一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太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八中選到郡
者秋常州薛光蕙徐州司馬鍾天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一一吾一一即故持呂君耳

汝南心腹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李膺傳 膺字元直 南陽人也 膺字元直 南陽人也 膺字元直 南陽人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 請之不得 乃所商人舡夜遁出

耆老遁道

唐表湛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 至 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基為潁州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

乞畱魯定

魏魯先字世英為天水太守人送大原守天水人 帝許之策書

乞畱种暉

种暉為梁州太守被徵吏召請問 一年還漢陽守吏秋男女送到漢陽

欲畱耿君 按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云 復

謝安去思 晉 吳會太守任官無時吝 後人

何武去思 前漢 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 後常見

居官去月

漢世良吏為盛君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之屬皆稱其位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見一生有榮名死有奉
祀出始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其相送三百里

群鵲擁車

李元結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鳥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道遮留

唐姚元崇收荊州受代日民一一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後交趾常羊場前典
木經歲珠一一之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降頗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
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明府下車以來大不以

民更吏年老遺遇冬明故自送宅日吾政何能及公言即為人
大受之焉

送車三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所儀而清白目持志汝州一一曰吾祖罷魏州
有車一乘而國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裴號獨立

裴號字東來太字昌邑王第元丰中號金日無人知重衣曰天知神知亦知我知是謂曰知何無人知也即指不受賜曰無人知重衣曰天知神知亦知我

一秋守河北曰周太祖命獨立曰裴號清慎秦公為天下最有如執者立供立裴號朝野彰服一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孫為白吏此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公婦為東陽太守子定回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見定回與婦語終日一其一既云定回謂邑子曰此矣時泣不任事也又不可子以執

清如水雪

魏令姑即宋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

清如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非惟政善

清見越石

史遷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趙玉石常聽云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知人曰

清農人知

胡底父賢為湖州刺史京師定省反告歸賜絹一疋為裴武帝謂慮知熟為父清廣對曰臣父一臣一六知是臣不及父達矣出本唐

饌魚刀食

詳續字吳祖為江太守府丞受而推之後復進續出前魚視之府丞

載米來食

鄧牧為吳郡太守不受錄一一唯飲郡中水而已去即數千里人稅賦也

船物無取

王僧儒為南海太守外國並無所取昔人謂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

盡像自戒

中微物累之於寢室以之出後因書

計日受錄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一一餘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洪觀嚴舍稽太守無貨不欲令人知其清一一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雖五十本一畦非三畝桑五鵝五又郡人好

無襦有禪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有火禁人夜作以防火范乃備儲水而已款曰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便郵亭紆官書雞豚以應縣案爲然
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爲蜀郡太守起學成郡市由一一於京師耆老齊魯考至蜀好文雅
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後漢伏恭字叔齊爲常山太守數一校教授不輟由是校齊多伏
氏之學

起學成郡

文翁爲蜀郡太守遷郡縣一吏一官使弟子受業遂及一魯風天下
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置正五祀一一不符合奸人閭里有非常事輒
問知始若煩擾吏無追捕之責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一一

勉以孝悌

翟寬字文亮爲南陽太守每行縣尉父老以農父之言一常平一一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爲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集水多時而出村一一

精力煩碎

治后煩碎其政未盡雅新一一行之末盡言至細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一日曰我有枳林岑君代之我有垂賊岑君退之犬吠不驚

無拘文法

龔遂為北海太守奏曰治亂人尤治亂經不可急應救丞相御史且一臣以一切便宜從事

閉閣卧理

蒯良為淮陽太守一日蒯良為中郎出入禁闕補遺帝曰君善推陽耶今召君矣在淮陽吏民不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及數為東海太守治官吏民好清靜無多病出閣內不出歲餘東海自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一不敢復治

選賢布詔黃霸字次公為潁州太守一擇一良吏分郡宣一令民咸知上意

抑強扶弱後漢耿种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一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一之乃封一相敞曰理刺郡非宜罰以無勸德吏追補有功者石資罰俸六三謝七是山是盜賊散

群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召或掾召守京兆尹後有詔拜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

漢陽大治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仕堂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侯之僚不與言但以爲一本水一孟置屏前自地見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故吾清也應者欲吾繫強宗也抱見當戶欲吾開其門恤孤寡而行之

皮鞭示耻

崔伯魚為此太守改用一為之不忍見血一而已出此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一撻之一而

強起班春

前漢淮陽王莽時為新太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侯乃又給舍忘太守常以春行慰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朱均為九江守冬以日中夏以平日虎渡江去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一又延年為涿郡太守市中無二僮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范滂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毅為潁川太守市中無二僮道不拾遺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邑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宝貨因泰市奴保泰皆往於壁不發其書及後為尚書乃悉還之

推折豪強元延午為河南太守到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

摘發奸邪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遺吏跡鄉——詞訟立決

畏如大府都為濟南太守族戚府氏餘皆脫懷路不拾遺旁十余郡守——

誅族豪右漢鄧都為濟南太守——二百余家不願妻子

吏解印去法雖為清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類也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州太守有所付察擇吏逮行小道旁鳥攫其肉後還羈勞之曰甚若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大驚咸稱——

人謂陽春宋景為郡太守愛民恤物——有脚——

民號屠伯

元延午為河南太守——日——其母從東海來通見報因不肯入府因數送年曰幸脩郡宇不聞仁愛教化頗多殺人起為民父母意者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勤耕稼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畏愛事曰——人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廉而政法有平南

審虎滅彪

成事武帝擢為郎太守公孫弘曰成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閬內使郎封出入關內為日亭見孔虎無直審成之起其暴如渠又梁賊廢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一

民飢獲全晉書陽陶田為吳興太守時人一一三吳尤甚田縣開舍一境一一

盜賊屏息魏類表為郎太守勞之固固空虛一一一一

帝城河潤鄧恢為潁川太守帝之曰賢能太守一一不遠一一千里故京師并福也

荆郢照壁

晉泰中帝幸寬除湘陽太守時舅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類荆州情好數政術俱美一一吏人考為一一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占地理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后舍百司諸官

延之五詠類一一為永加太守甚然憤作一君一一曰五為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師即引會稽太守數年不問問曰君愆承明之序易侍從之事出為
郡史問者問焉久不問問曰春秋一母以義奉繼橫助恐上書領奉三
年討賊

乞祿得郡

戴羅大家負於桓溫公曰臣昨中路見一兒柳榆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郎
不是人送汝作群溫笑以文為美陽太守出世競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一番帝亦惜香幹用復
番為尚書令出後漢書

不共典籤宋氏既運典籤之權重矣氏一一

兩隨車注

百里山為州境內早為行部所經輟隨車而注又宗慈為韓
州典籤母多連執愆大怒曰吾年六十得州如斗大不能獲典籤其臨之

虎隨喪去

王業葬荆州北司穎道卒有三白一似頭一一而一

白鳥見禹州王阜為禹州有神馬一一

黃龍望府中沈曹為邑陵太守有三一一

虎東渡江

後漢宋均字叔祥為九江太守多白恭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客均下記
日虎自在山去縣事人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詣門見
曰前中江陵反燬城火後守弘農行有德政而無災日偶然是時

鯉魚遠水韓愈為潮州刺史一不為暴一徒六十里

蝗飛赴海馬陵字武陵

蝗至輒散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其飛若一東西去界外

蝗入輒死趙加為平原太守青州太守一平原自

嘉禾生府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一於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岑彭為潁川太守方有一嘉禾鳳凰麒麟之瑞一其一之士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潁陽太守時旱久不收開稻田十頃勸耕以至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一君為政樂不可知

嘉禾同穎梁柳潭守交陽為吳興太守

達於治道邈嶠字太真鎮江州一其風俗競是異行

猶存遺風

琅邪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一一一考連表得無事出世本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南有山水靈運所愛好出守遂意一遊營春林晨上則去前嶺下山則去後嶺

成瑨生囁

一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隆宗資為汝南太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晉但一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事誌行後漢書

陳蕃設榻

一子仲孝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一去則懸之

謝安增扇

昔蔡宏為東陽太守一一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即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一一一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一一州郡一一後並賊起無以武備大亂

賓客進仕

漢宋憐好樂大夫為郡守一一常滿內飲一一者不為之

掾吏師友

漢嚴詡謂一一一一

府廷生梓

梁陸機為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廷一一橫閭請經術曰朱曄仰瞻曾見

戴帽餉斤

梁彦光拜趙州刺史言于上曰臣前待罪趙州百姓呼為——一日分府無服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出以米請為湖州刺史蒙許者聞彦光自請特來莫不唯嘆為先下車發掘好惡有若神明於是接濟流徙莫不潛察之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遺事張忠定帝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慰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印

入薛許召

向敏中知冀州入——宗太——以三歲婦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史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守書台——上於朝廷無事亦不可——

故鄉畫錦

王祐之大名府太祖謂曰此鄉之——所謂——者也

州人遮晉

魯公子國在齊會朝廷吏遣使四出公推行有萬民州不擬既罷州人總歸門遮晉夜來問乃去之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聞知皆號舞——如李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出張定公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行之彰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功推鳳翔府二邦之——於是上一日此也——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昭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得即威性及一人皆一公曰前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凡賢士民與物一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房州鄉郡守親舊多來勢據官用有從田化法希仁達

關節不到

宋包希仁知開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一一有國

更漏分明

羅範老出凍水記閨

即市藥物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灯炷香通夕安坐即後更鼓盡漏水歷歷分明倍

戒市南藥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致荆南

恨取白藥

蔡君謨掌書小吳棧云李反知杭州取白藥一部乃為終身一此君殊清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時一鶴以行其母也屏去他鶴止一鶴
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猶見故長江不共來出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瑞州守嚴州貢硯前守所取數十倍以為權貴公命製
者絕足貢數歲滿一州

照天臘燭田元均治成都戶人謂之——出東齊記事

水精燈籠張中庸治洋州民

不阿鄉曲

荅溪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計曰直相終為棟衡
不作鉤舌姓號為

不事遊晏李及知杭州性情介惡錢塘風俗侈靡——居官未嘗市
器物也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新一滑吏稱無罪官封判令至市曹諭示知既聞
告市人曰尔輩——矣蓋李順常有死罪待獄此吏故縱之也

北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稱開訟極自止曰吾非畏汝恐見市中耳郡幾至無
事非再守錢塘天下制境從容為之其政太於愷悌然不嚴而商民不敢

紀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於公也時人稱一一一出官

延獎學者

張詠守益州時學校頗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政乘連者皆有李行連
加札數勉就卒後三人志登科立美官於是兩川一一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桐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得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
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酌之明年麥大熟賑民各以遠近受
賑一一一十萬人仁宗遣使勞功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
又云公知青州一一一四十萬每日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出官行錄

刺史

事實

岳牧 唐虞稽古建官內有百揆四一外百州一侯伯出周官

諸侯 刺史古一一出六帖

褰帷刺史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珠非車一一曰一一當遠
視廣所糾察善惡何反岳惟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皆震栗

悲感墮淚

其碑真不一一一為一州刺史常登覽山及諸臺乃立碑一山有姓是

為治庶威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鄴州境授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趙家人暴百姓元名至尺車之一一一進加日望

以恩信

善莫言仁吳摧秦州刺史帝曰昔人有錦衣故卿今以本州相授所以信功京州度授宜有以請之暮至撫也俗一一一盜賊哀止

約悔過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蓋夜掠人書伏山谷元常荷恩信一一一自新賊相率服甲而縛

為朕卧治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及善摧魏州刺史后曰勞之逆虜山也無病可與妻子日行三十里一一一為屏蔽也唐史

嘉其善贊

唐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一一一改題一一一事城之重分次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固宅不墮家風

敕書褒慰

尹恩真檢治州刺史會契丹孫承宗亂朔方震驚思真撫循境內無擾武后一一一出唐史

自擇刺史

許景先開元十二年帝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魏州十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相造洛省臺具奏太常寺吊飭不
禮命高士賜許帝親書其給筆札今自稅賦實絹三千疋之

治有異行

劉崇進欽州刺史野蠻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擇虎俱免觀察使韓
表贊加金紫大夫

重書勞問

盧從願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譯為天下第一賜

以寵異政

誰果官至溫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鄉居仁二年增戶
數萬時建五階

請為生祠

徐中遷韶州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誰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署募
人假牛製壘券以所牧半畝之歲入九三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開
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民供奉之

立碑頌

烏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潁州縣承簡刺史治潁城始開池田
州防庸類敘湖池一百里為陂田先是縣蔡氏官以縣我水南

其山元家戰以差其傳宮傳姓三

績號清吏

郡善果年十四為州刺史果轉郡每在實明晚政治當生聞以所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告親之故所至有

更移郡秩

唐貞元元年唐北由吉州長史饒州刺史熱事中央高當時謝遂起以謝寧相芳翁劉宗一日托幸免族說若一一恐受天下望翰從下徑達命舍人草制之

澄其源

陸象先從浦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弟一一所憂不為所至吏民懷之

貴要書趙瑛為古州刺史有

古戰銘

唐宗室齊物為陝州刺史問祇柱通渭路登重石下得一錢一石華然一日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車蓋高黃霸為福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一一特一一尺一

璽書集

鄭惠王元懿徙鄭洛葬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加之
一賜職受公卿

刻頌美

許國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一石一斗有愛顧者國師不忍按但賜
清白歲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縣士

為三公

張九令言曰古者刺史一即官出宰百里令領士入而面不出其於計甚
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料定其官凡不廉即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
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如為此如救其失恐天猶未貽
也出百官志

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一一又表子余之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
有恩

亦知名

張萬福為豫州刺史召謂曰先帝尔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一歲
一若從所改恐賊不悅是卿也

得勸心

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日都流徙罪人与鎮兵雖限以沙碛隔絕
中國李恪推誠撫御盡一其一一

錄狀訟

崇諫碑

又諸仁傑出爲寧州刺史和戎義作其數心辨人難辨以
賈敦述洛州刺史洛陽石占田輸制數順平沒者三千余頃以賦貧臣蔡
植伏下無能勘成年初敦立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治洛人爲敦
碑大市旁及數突入爲太子右詹子人復立碑其側

謫戍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趙王兵敗支黨余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
非不意詔至以此有詔悉一也因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
相與人下曰一日乃去至
源所亦爲立此碑

私恩公法

後漢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入爲清河太守時得賊奸召平治使安
叙散太守喜曰今日蘇龍文與故人飲也明日冀州刺史不清河太守
罪也遂平其

政教德澤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一之有階下布一之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言
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持才刺史十
福待不才刺史
十萬戶受其困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兩州刺史州無蝗蝗為功乃發卒建樓障遠藉明風聞河西獨一方翼一他郡民或餓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松木作水磨其麻以濟飢民察劇合數十有糧

吾之合活甚中芝產其地也

蚕至四熟

尹思為青州刺史治州有蠶一歲一又溫造為兩州刺史間後鄉渠百里泥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若右史渠

提文谷河

薛遂汾州刺史一引溉公松田汾人皆利之又員半千出濠新二州刺史不類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敷天行

絕摘無容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儉後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一一所達為良吏刺史占部吏臆田數十頃奪以給貧

賴兄弟政

夏使置為權州刺史弟喜俊為主有司百紅歌可我之自稱也夏使前使後使

高選州佐

楊紹言四朝刺史被代若刺追督降魚書以待去附元特置諸道採訪使得傳利中廣外役漸不可久其利不稱我若誠實不虛使具書以聞不待遠道又得知刺史不待遠道

新史分卷

精汰守宰

李嗣立達于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此予不加簡擇吏身父志稱下者乃與州吏部吏部不若
刀筆者幾解縣下自日一和擇乞諸會侍即兩省兩臺又五品以上有望官當先選用刺史
縣令所與守宰非以經公平出本傳

選賢分典

李嗣立平定事經天子稱唐休跡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諸
者一大州自巡臣始謂立詣行以示即臣后說以本官檢校并廿刺史由是南政臺夫
夫揚家思等悉捕外之

碩真賊平

崔玄微中江發心刺史火特降州女子陳一李氏久女道是黨圖要可義又著龍
藉先鋒自統衆謀之固是衆為用斬首數百報降其數万余一併衛史

開門偃幟

崔元微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微令一城一偃幟一城一偃幟不取入夜通可人李加軍港
賊退窮跡夫其元微以危也止強人必危但殺加運餘無所運諸因自効

會符作樂

張守莊為瓜州刺史是年草使節也餘軍元微賊板等方至唐安至象失色守莊曰
創成之餘詎可天石相填製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諸將一唐賊有備不敢攻引去守莊

統兵擊逐敗之

民縱就田

高麗通天契丹陷遼州河北震動推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因賊至狄仁傑城隍守其仁傑至日賊在遼河自度一悉一虜遁去民安仰之復為立祠出本傳

縱民婦歛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州縣方秋寒帝懷曰今湯非果不守豈有寒寒事也賊陰蔽一一門即利民

政声流聞

房瑄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細目廢阿即至而為官吏據民居瑄至切革之民以便安一一

吏民尊畏

韋善保德鄭三州刺史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嚴一一

六合託生

張元全言一一之東縣命一一於刺史今率輔雄望之都猶少擇之江往龍蜀之河大府之外縣官出者或身累或政無間用牧守之任為什逐之地或因附會之奉高伯武夫凡計資而得不計於有耗刺史乃亦轉全尚何言哉

既留均賦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一寬入境……

歲作均水

裴叔倫字撫州刺史，民一申灌漑為……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停囚，概即真者平詔書褒義矣。

里無吠狗

李和為常州刺史，宿敗張廣保陽刺史西山累年，吏計不克，至是徵卒捕斬支黨皆盡矣。

虎不為暴

李卿遷滌奇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擲莽者病之，治機宰谷民社射不能止，伸至盡去之。

祖入羸異

李紳遷楚州刺史，祁州有營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遠俸級百餘萬，田戶三千餘，刺史屬紳至悉去之。

歲貢奏罷

元寶為華州刺史，明年……淡萊蛤蜊之屬，竊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費之四十三萬人……之。

贖人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素人以男女為求，過期不一，則沒之人，愈至悉計庸，所長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同年歸，其……

收家稅賦

李翱為夔州刺史時州旱荒民流播告路亡藉口田萬生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安戶仍輸賦租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萬二千緡貧弱以安之

文學愛人

薛廷珪楚州刺史時語文一判文縣令者凡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夫取尤通達仲二宰相殺校以文辭廷珪曰米良吏不可責宜以

撫字催科

陽城為道州刺史稅賦不時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良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能馳入請城曰彼君何罪我未令米賦安否耳城問內使館外待判官避俸而去之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柳鏡二州會前刺史純死咸言牙賊有物不政居吉甫命監除其解以視事吏由是安一窟穴治稱不

信待群盜

呂元膺為新州刺史嘗謂曰因或曰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悲惻械婦之而或之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一人人豈我意如

期而至自是，一感愧未遑境去

政條清簡

唐張鑑大曆初出為澤州刺史——延經術士請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餘人出本傳

條教愛向

為廣所亡楊於陵代之茲行者老遲道不得去于陵使喻曰吾不敢勞公
改人皆羅拜涕泣之哀出本傳

五鑪鑄錢

李昕為蔚州刺史有銅冶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德及開元
官一曰五萬人無犯者

聚石種治

馬燧為潞州刺史西山有吐萊田其上有通道虜掠入者燧一一障之設二門醢擄八日而軍虜不能塞

隄江為路王仲舒燕不授自辦

王仲舒為蘭州刺史，在，，，奕屋尾絕火賊，訓常與民為期，不授自辦。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下州刺史有一突厥與丹寇河北議金河南兵始索一人無勇敢

安人賴安

宗室後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碑長役之復至使訪

終人賴利

李憲為潯州刺史以行治稱從潯州河中兵木仰食於終面洽可輸河
渭歲租與余常數一萬石故故保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頻分
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自原縣粟崇河南終粟既足員黃帝又推
其廩以完新倉一一之

海賈行歌

薛大昇既治潯州刺史無隸隸父殷塞大昇後治屬之商一紙一曰
新渠通州指利居治海魚鹽至首徒行令聘駟美縣薛公德清彼文
距長素潭傍三渠迴河添水下為害之出百官志

禮法治下

李頻表為建州刺史既至以一一更布條教時益吳政亂轉相推
忌而建州頻以安之

還儲于州

李素直後潯州刺史將行一一所余一一并什咨齋家書就道

盡孝友傳

李西筠為潯州刺史人起奉校堂上一一示諸生為碑飲酒禮登歌降
飲人人知勤以治行進封侯皇恩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兩至教登

唐田命為平州刺史歲旱自募以補大遠一人歌曰父母育我考曰使君若
誠今上天開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厚足兮分祀奉中領公忠申在今不患貧

流亡萬餘

元結律道州刺史北山葉崇都人數方五遺戶我西平諸使調稅有弊二有
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掠儲屋宅男女牛馬幾及盡南諸州
不盡得守復被望而一不涸湖南止此請免百姓所負租庸使和事無指十二
歲奏至租庸外宜以特增城為民忠始回危從役一一之

增戶五千

孫成近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給倉以賤賣售民故能不亡在秦一一詔書孫成

將輕元帥

張光輔討越王中時功多累蒙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一一耶仁傑曰亂河南
公重士三十力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害之威陸全茂足一趙王死百趙王生也如得
斬馬劍加車頃雖死不恨光輔遂奉仁傑不避左授魏州刺史焉

以陽名字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且請貸之宜其員之不以其官今志月俸取足而已州
俸備歲貢諸朝城太曰州民無短長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八政之一一出自

察訪小吏

陸象先累使蒲州刺史兼河東一使一有軍賊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狀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違謂彼不曉吾言而必害者當以交為始大吏執而退

不見本道

李吉甫建言州刺史一待撫一一使不誤已抵字教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妾然子先頃而用

勿領兵事

魏壯恕務伯云刺史一一人工疏日今牧守棄治民之術修持飾之事又張方福在州皆有惠愛之

異加金紫

李朝為方晉三州刺史一一等加元祿大夫後又為和州刺史為行營防禦使云

州牧刺史

事實

六條問事

漢置刺史以一一非條所問即不當一條雖宗豪右而它輸制以雖凌弱以象本
案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旨曰遵丞典制皆公向私帝詔守利攸魚百姓服教為太
三條二千石不恤遠近圖厥殺人怒則任則各則任責煩擾刻暴判裁舉元所
石杜府山嶺石湖水牧澤說言四條二千石是著不子為何所使使舉見其舉在

子中孫名學淵元有聖二傳二千五百公不問有身強通行貨賄到孫王公府

選為州伯

漢特何我與在乃進奏日方選諸侯賢者以一一今却刺史居牧伯之位選弟大吏所
位高者免九州州所忠之選任所重第大春秋之末用責理賤不以早歸導刺史位下大
夫中錄二千石輕重不相持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之

督察郡國

漢本博人奏山國永主制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一一吏人安乎故事居部九歲平
為守相其百里材功者各解金指秩半加賞恩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少同
補九卿其守相自守而已無功效陵夷奸慳不恭臣謂置牧置刺史如故奏可之

秋分行部

漢制刺史以八月一一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

自還奏事

漢建武上平初州牧以一一

能以外臺

漢諸侯各為制州刺史第五何當為之曰尋幼簡一一之表時察聲言為元伯之難

國之外臺

晉書刺史三年入奏謂之刺史銜命……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主糾之出甲午

通六條

魏志裴頠為六條之制其畧曰一先治心二清靜則思慮定見理不萌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散放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凡為牧長今能一焉

持節之稱

北齊有刺史曰大史之五名理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制使持節刺史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臺……其時制置下以名實相副為要仍舊任之後段為太守不省所以使……名及於連臺郡乃不微其故之失之知

採訪使

唐其有戍戾之地節制節度使仍各置軍天寶九年三月勅令置……今本大綱表大少必由是入義理數即自今已後……日採訪善惡其大綱廿六令即未文之